

情满康定

刘庆邦

我最初知道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康定，是因为《康定情歌》。说老实话，第一次听《康定情歌》时，我还吃不准康定是不是一个地名，以为康定是用来修饰情歌的。是啊，康和定都是美好的字眼，健康的爱情，稳定的爱情，都是人们所向往的，多好啊！后来我才知道，原来有一个地方叫康定，那首情歌产生于康定，所以叫《康定情歌》。这样一来，在我的心目中，情歌就和康定紧紧绑定在一起，仿佛情歌是为康定准备的，康定也是为情歌准备的，二者谁都离不开谁。又好比，情女是为情男而生，情男也是为情女而生，他们息息相关，不可分离。反正我一听情歌二字，马上就想起了康定，一听到康定二字呢，马上就想到了情歌。不光我本人是这样的印象，当有的朋友通过微信知道我到了康定时，马上回信说：康定我知道，就是出《康定情歌》的那个地方。由此可见，一件艺术作品，对一个地方的传播和知名度的提升，力量是多么巨大。

我记不清第一次听《康定情歌》是在什么时间，什么地点，总之我一听就记住了，再也不会忘怀。情由人发，情由事生，任何情感的抒发，都是以人世间的一些故事为基础。《康定情歌》也有着叙事的功能，所叙述的当然是一个爱情故事。故事很简单，是说在一座叫跑马的山上，山峦起伏，层峦叠嶂。在蓝蓝的天空下，飘着一朵洁白的云。是的，白云不多，只有一朵。因其只有一朵，才显得珍稀，更具有象征意义。到了夜晚，代替白云的是一弯新月，月光洒下来，照着古老而神秘的康定城，显得十分静谧。就是在这样风景如画的地方，张家的一位大哥，看上了李家的一位大姐。张家大哥之所以看上了李大姐，情歌中说了两个原因，一来是李大姐人才好，二来是李大姐会当家。人才好，指的是李大姐长相美丽，出众；会当家呢，指的是李大姐聪明能干，持家有方。作为一个姑娘家，具备这两个条件就足够了，足以让张家大哥动情动心，不懈追求。情歌对男子也有评价，叫“世间溜溜的男子”。我注意到，情歌中所有的评价用语都是“溜溜的”，不管对风景，还是对人物，一律用“溜溜的”来评价。我问了一下当地的朋友，得知“溜溜的”意思相当于美美的，靓靓的，棒棒的，源于当地所流行的溜溜调。“溜溜的”不怕重复使用，重复越多，似乎就越“溜溜的”。这支情歌除了情节简单，曲子也很简单，让人一听就能记住，一学就会唱，一唱就能唤起“溜溜的”情感，让人唱了还想唱。这让我想到，世间一切美好的事物，包括艺术作品，都是简单的，简单如白云，如月光，如流水，如花朵。

车子开过被称为“川藏第一桥”的大渡河大桥，穿过世界上最长的隧道二郎山隧道，我们一进入甘孜州的首府康定市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条翻滚奔腾、穿城而过的河流。这条河激越的形态和天籁般的轰鸣，顿时使我兴奋起来。我想起在都江堰看到的由雪山上的雪水汇聚而成的岷江，就是这般壮观的样子。虽然还不知道康定的河流叫什么名字，但我心潮起伏，似乎已经喜欢上了这条河流。我有些迫不及待，一到康定情歌大酒店住下来，脸都忘了洗一把，就下楼去看河。我打听出来了，知道这条河叫折多河，是从折多山上流下来的。折多河离酒店只有一二百米，我一走出酒店的大门，就听见了折多河涛声。折多河是从西向东流，也是从高处向低处流。我站在一座桥上向上游望去，因河流是顺着一定的坡度倾泻而下，我简直像是在观看一条长长的瀑布。河床不是很宽，两岸是用大块的花岗岩条石砌成的石壁。瀑布冲击着起伏的河床，撞击着陡立的石壁，使水不再是蓝色，变成了白色，变成了白雪一样的白色。千堆雪，万层雪，满河雪波连天涌，像倾倒的雪山一样。我沿着岸边一处石砌的台阶，下到离水流最近的地方，任飞溅的浪花溅到我的身上，我的脸上。水流带风，扑面而来的河风有些凛冽，是冰的气息，雪的气息。我蹲下身，伸手把河水撩了一下。我试出来了，河水冰凉冰凉，像是透过肌肤，凉到了骨子里。伏天未足，北京仍暑热难耐，而康定却是这样一个清凉世界。康定的海拔在 2500 米以上，盛夏的平均气温也就是十几摄氏度左右，怎么能不凉爽宜人呢！我站在水边，别的尘世的声音都听不见了，满耳充盈的都是轰鸣的涛声。我沉迷于这样的涛声，涛声越大，我的内心越是沉静，越是忘我，仿佛到了一种超越尘世的境界。水流的速度极快，快得几乎看不到水在流。以河面上垂柳的柳条为参照，我看到几根没有柳叶的柳条，根本没有机会插入水中，只能顺着水流，在像是硬物质一样的水面上快速颤动。看着看着，我的头微微有些晕眩，有些走神，仿佛自己也变成了水的一分子，在随着水流的

不知名的远方。看水看山，看云。举目望去，四面都是高高耸立的青山，每座山的山尖和山腰，都有白云在缭绕。白云不止一朵，两朵，而是一块又一块，一片又一片。那些云彩像是被扯薄的棉絮，又像是透明的轻纱。那些云彩是动态的，变化的，他们在缓慢的移动过程中，一会儿薄，一会儿厚；一会儿儿宽，一会儿窄，变幻着各种各样让人浮想联翩的形状。青山的某些部分一会儿被遮住了，像是戴上了一层面纱，一会儿面纱飘走了，青山复露出真容。青山是实的，白云是虚的；青山是客观的，白云像是主观的，实的东西因虚的不同而不同，客观的东西因主观的变化而变化。将目光收回，我看到康定城周边的一些藏式的楼房，那些楼房多是米黄色调，深陷的窗洞上方点缀着一些砖红色的花朵，跟周围的青山十分协调，看去给人以典雅的庄严感。因《康定情歌》的播，跑马山早已闻名中外，到了康定，跑马山是必定要看的。到康定的第二天下午，我们就乘坐缆车来到跑马山的山顶。跑马山原名叫“帕姆山”，因与跑马山的发音比较接近，又因情歌里唱的是“跑马溜溜的山”，人们就把全称为“多吉帕姆仙女山”叫成了跑马山。跑马山上苍松翠柏，山花烂漫，经幡飘飘，云雾缭绕，仿佛充满了灵气。跑马山既然是一座情山，山上的景点处处以情命名，房子为情宫，石头为情石，水池为情人池，树林为情侣林。据传在情人池畔，就是张大哥和李大姐在月光下约会的地方。在跑马山的景区中心，还建有一处圆形的草地，叫跑马坪。从全国各地来的男女游客，在宽敞的跑马坪上手拉手围成一个圆圆唱歌跳舞，他们唱《康定情歌》，也唱别的情歌，激情荡漾，那是一派何等欢乐的景象！

2020年8月9日凌晨四点多一点，我一个人悄悄走出酒店，到折多河

边去看月亮。大概因为我有一个执念，《康定情歌》的四段唱里都有“月亮弯弯”，如果在康定看不到月亮，我会觉得遗憾。我算了一下，这天是农历的六月二十日，月亮出来得比较晚，在凌晨四点的时候，月亮还应该挂在天上。说来我真是幸运，来到河边抬头一仰望，我就把月亮看到了。月亮正挂在中天，不圆，也不弯，是半月月亮。月亮晶亮晶亮，像用冰雪擦过一样。月亮虽说只有半块，却丝毫不影响它散发月光能量，好像发光的能量从整块集中到半块上，月亮越小，光明度就越高。月光从透明度极高的高空普照下来，它照在房子上，照在桥面上，照在格桑花的朵瓣上，无处不关照到。月光泼洒到折多河里，是与白天洒满阳光不同的另一番景象，奔腾不息的河水里，闪耀的不再像是雪光，而像是满河的月光。一河月光向东流，它不是要流过大渡河，流过大渡河，流过大渡河，一直流到东海里去了呢！

水有源，河有源，我们追寻着折多河的源头，曲曲折折，一路向西，终于来到了折多河的发源地折多山。折多山幅员辽阔，为青藏高原雪山一脉，最高峰海拔达 4962 米。折多山以东，是包括二郎山在内的山区，往西则是青藏高原的东部，进入了真正的藏区。一进入山里，我就看见一股股泉水从山上流下来。山上灌木葱茏，植被丰厚，泉水从山上往下流时，几乎是隐蔽的状态，明明灭灭，显得有些纤细。到了山脚，大约是清泉汇聚，水流才大起来，发出哗哗的响声。这样自上而下的水流，具有一定的推动力。让人眼前一亮的是，山里的藏民们在出水口处安上了带有顶盖的转经轮，利用水流的力量，推动经轮下方的叶轮，在不停转动。我去过西藏、甘肃和青海的一些寺院，看到去寺院祈福的人们都是用手推动经轮。而这里是利用自然的力量，在推动经轮日夜夜常转不息，祝愿藏族

人民永远幸福。

折多山上有草原、平湖，也有庄稼地。地里的青稞到了成熟期，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着金黄的光芒。大片的薰衣草，花儿呈蓝紫色，吸引了不少游客前往观光。土豆的花儿也在开放，它的花朵白中带粉，开起来不事不抢，似乎很平常。但土豆花儿也是五彩斑斓之一，与庄稼地里其它色彩形成了和谐共生的互相支持。瓦蓝的平湖里映着天上的白云，乍一看，我还以为是白云落在了湖里呢！湖水映白云不稀罕，湖里怎么还有什么一块一块的黑云呢？再一看，哪里还有什么黑云，原来是披散着长毛的牦牛走到湖水里去了。成群的牦牛在湖边吃着草，它们也许想喝一点水，或是想洗个澡，就慢慢走到并不深的湖水里去了。折多山上的草原一望无际，草原上点缀着各种各样的野花，一如数不尽的星光闪烁在浩瀚的星空。

忽然下起了雨，雨下得还不小，天地间一片朦胧，车前面挡风玻璃上的雨刷刷都刷不及。隔着窗玻璃，我看到右边的山谷里一片白花。大雨不但遮不住白花的白，经过雨水的洗礼，白花似乎更显光辉。我问同车的甘孜州作协主席格绒追美：这是什么花？作协主席说：这是河谷梅花。啊，好漂亮的高山草本梅花！

雨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雨过天晴之际，我们登上了折多山的观景台。在观景台远眺，我们竟然看到了向往已久的贡嘎雪山。贡嘎雪山最高峰海拔 7556 米，被称为“蜀山之王”。雪山上冰雪覆盖，像一座闪着银光的银山。我想，折多河里日夜奔腾的河水，也应该有贡嘎雪山上流下来的雪水吧。

看到这里，也许有的朋友会问：你写的不是康定的情嘛，怎么写了这么多的景呢？我的回答是：我是以景写情，景就是情，情就是景。正如王国维所言：“一切景语皆情语。”

2020年8月26日于怀柔翰高文创园

说说《繁花》里的「只」字

褚半农

金庸澄著长篇小说《繁花》（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3 年 3 月版）中的“一只攒奶油蛋糕”“三只单人沙发”等（致章·贰，第 117 页），是量词“只”的基本用法。《繁花》中另有种量词“只”字，是同“人”搭配起来使用的，显得较特殊，还大量出现，如“两只女人”“这只男人”，听起来是不是怪怪的？这种怪怪的“只”字，在小说一开始的引子中就出现了第一例例句。说的是梅瑞跟沪生谈恋爱，一次去看电影，两人在电影院卡座里坐下后“刚刚一抱”，有人拍了一下梅瑞肩膀，这个突然降临的动作可把两人吓了一跳。梅瑞抬头一看，是一个“黑宝塔样子”的女人，自称同梅瑞是“姊妹淘”，还要约他俩看电影后一起吃夜饭。梅瑞拉了沪生马上就走，到外面后忿忿不平地说：“这只黑女人，学农时期房东女儿”（第 4 页）。

量词被人们视为汉语实词中的“小词”，它除了有如《现代汉语词典》所说的“表示人、事物或动作单位”基本功能外，还有描绘形态、表达感情的特殊作用。当然，这要靠打破常规来实现，如移用其他类型的量词，即打破量词和中心词的搭配规则，把原来同甲搭配的量词，移用于乙，以适应表达的需要。方言中“只”较多地用于动物，如“一只猪猡”“两只狗”，现在将它移用于人身上，就产生了特殊的表达效果。设身处地地想一想，如果彼时彼境，梅瑞对坏地好事的那个女人用时的量词是“个”字，当然也可以，但不足以表达她的“忿忿不平”。在这场合，用“只”字最恰当，不可改动。

《繁花》一塌括子使用了 47 个这类“只”字，分散在 17 个章节的 41 个句子中，其中女人 24 次说话带 25 个“只”字，男人 17 次说话带 22 个“只”字。按照《上海市区方言志》（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8 年 11 月版）的说法，“只”用于称人时带贬义，指人品不好者（第 404 页），这类“只”字《繁花》中也有。但有的也只是泛泛而用，感情色彩较少，如“陶陶叹息说，这只女人，就等于独裁专制，我要民主自由，我怕的。”（四章·一）从陶陶嘴巴出来的这个“只”字，语气比较平缓，也完全可用“个”来替代。

书中更多的“只”字，在实际运用中情况比较复杂，或者说，因“只”后所带中心词不同，就产生了多种表达效果，不全只是“带贬义”，也并非只是要让对方名声“不好听”，更是为了表达说话者的情感和情绪，是一种强烈的宣泄。这类“只”字后面带的面部都属骂词，计有 26 种说法，其中 22 种就是我要骂你、是痛骂、是欲置对方于死地的痛骂，如骂女人用婊子、赖三、女流氓等，骂男人用赤佬、小赤佬、老棺材等，这些名词本身就是骂词，前置“只”字后，强化了骂骂功能。表明说话者极度憎恨、愤怒的“只”很多，如“二十四章·二”中，“小阿嫂立起来说，我怕啥，两只东京来的婊子，两只上海赖三，打呀，我好人家出身，我怕啥。”事情发生在饭店聚餐时，女人之间因相互看不顺眼，加上平时裂隙，言语发生冲突。小阿嫂用“只”字，就要让话语带愤恨色彩，还依照仇恨程度，在量词后用不同内容的指称，这里是婊子、赖三、女流氓连用，可见双方之间积怨甚深，当然她的解气、宣泄、回击的目的也达到了。

用“只”指称人的量词何时出现？在我的阅读范围里，清末民初上海滩有名的两部社会小说中已出现这种带“只”字的例句了，如包天笑著《上海春秋》：“这一家堂子里出进的都是些上海寓官家公子，对于别人都是什么



「文汇报」
微信二维码

笔会

钉马掌
(水彩)
吴长江

世上许多事全在于你怎么看它

——金陵生小言

蒋寅

张若虚以孤篇压全唐的名作《春江花月夜》，究竟作于何处，一直有学者争论。意见主要集中在长江下游泰州、扬州、江都、镇江一带。论者根据唐代长江入海口的位置，认为诗起首“春江潮水连海平，海上明月共潮生”两句就表明诗作于泰州、扬州、镇江这一带。这么说也不是没有理由，但问题是诗终究有着刘勰所谓“思接千载”、“视通万里”（《文心雕龙·神思》）的想象成分，一首诗要坐实其写作地点，首先须确定它完全是写实的，而这恰恰是不可能的，于是所有的推论就因缺乏坚实的立论基础而留下很大的不确定性。况且诗中又提到“青枫浦上不胜愁”、“碣石潇湘无限路”，青枫浦、潇湘都是湖南的地名，以此为据，那么抒情主人公的视点也可以

是在湖南啊！

儿子上小学时，我每天骑自行车接送。一次半途下起了小雨，孩子说下雨了，有点畏缩，我说北京下雨多难遇到啊，淋点雨滴不是很爽吗？孩子马上开心起来，说是好爽啊！后来再遇到下雨，他也会很高兴，觉得淋点雨很惬意。来广州工作后，每苦天热，出门买点菜就一身汗，开始也很窝心。可是一想，多少人乘车、花钱专程去健身房锻炼，不就为出一身汗么？我不乘车不花钱随意就出了汗，还顺便买回来，岂非大好事？这么一想也就释然，不觉得天气酷热有什么不好了。这世上许多事就是这样，很难绝对地说是好或不好，全在于你怎么看它。

定有实效吗？有两个答复我不发博士论文的期刊，我也没觉得办得多好。多年前《南阳师范学院学报》改组时，主编来文学所征询意见，问怎么才能办好刊物。我说只要能做到四点就行：第一不约名家的稿子，第二不设作者门槛，第三不限字数，第四不收版面费。他说都能做到。后来我推荐硕士生聂时佳的论文给他们，编辑回复说比好多教授的论文都好。我觉得编辑很有眼光——聂时佳本科二年级的作业就在《外国文学评论》上发表，编后记说那是该刊第一次发表本科生的论文。不看作者身份，只看论文质量，是编辑学术判断力的体现。惟其如此，《南阳师范学院学报》曾名列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转载数量第 15 位！当前期刊评估体制的弊端，迫使期刊只盯着成稿，现在我的学生就是副教授了，如果不是我推荐，论文投给某刊，对方看都不看。博士生的论文推荐过去，甚至答复本刊一律不发表博士论文，或者要求导师挂名。这真是匪夷所思。此种风气蔓延开来，不但会助长导师不劳而获、坐享学生成果的恶劣作风，对学生也很不公平。刊物希望发成名学者的论文，要求导师在学生论文上挂名，无非是希图名人效应。然而，教授的论文就一定好过学生的吗？崇尚虚名就一

想应该到这一点。